

世界文學名著小叢書

娜西露美新

(德國) 歌德等著

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目錄

新美露茜娜 (歌德) 一

彼得·史勒密爾的奇怪故事 (沙彌索) 二

新美露茜娜

歌德

敬愛的先生們！我知道諸位並不特別愛好序論和導言，所以直截了當地向諸位保證，這次一定要講得格外精彩。雖然我曾講過一些大家都喜歡聽的真實故事，但我敢說，今天要講的故事比從前講的有趣得多。這樁事是我在幾年前碰到的，可是我在想起它時，總感到不安，甚至希望它還會演變下去，並且有個結果。這個故事是很奇特的。

首先，我必須承認，我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時，並不老是顧到將來，甚至第二天也不覺得有保障。年輕的時候，我不善於經營；時常陷入各種窘境。有一次，我出門旅行，打算掙一筆錢；可是我的排場稍微大了一些；我先乘特快郵車，然後換乘普通郵車走了一些時候，結果却不得不徒步行完最後的一段路程。

我是個伶俐的小伙子，早就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：我一到客棧，就去找老板娘

或者女廚子，設法討好她們。就這樣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開給我的賬總要少開一些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走進一個小鎮的驛館，正要照我的習慣去行事，忽然有一部駕着四匹馬的美麗雙座馬車，驕驕地駛來，停在門前。我回過頭，看見一個單身女子；她沒有帶侍女和佣人。我立刻跑過去，打開了車門，問她有什麼吩咐。她下了馬車，身材顯得格外美麗，近看的時候，我發現她可愛的臉上帶着一點悲哀的神情。我又問她，要不要我替她做什麼事。

「好吧！」她說，「請你把放在座位上的箱子小心地拿出來，搬到樓上去。可是，我特別請求你，箱子要拿得平穩些，一點都不要震動或搖晃它。」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小箱子，她關上了車門，於是我們就一塊上了樓梯。她告訴茶房，要在這兒過夜。

接着屋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；她叫我把小箱子放在牆旁的桌上。我從她的一些舉動中看出她想要單獨地呆下去，便向她告別，同時恭敬地，但也熱情地吻了她的手。

「你叫晚飯給我們兩個人吃吧，」她接着說；我當然非常愉快地跑去執行她的手。

吩咐。我感到很驕傲，因此連老板、老板娘和僕人們都看不上眼了。我不耐煩地等待着可以回到她那兒去的時刻。上菜了，我們面對面坐了下去。我很久沒有享用這樣好的飯和看見這樣可愛的美人兒。我覺得彷彿她越來越美麗了。

她娓娓地談着，但不肯聽任何與傾慕和愛情有關的話。碗碟給人收去了；我遲遲不走，想用各種辦法接近她，可是沒有用：她的威嚴懾伏了我，而我無法反抗；我甚至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心意，提前跟她告別。

我差不多整夜沒有睡，做了許多惡夢，早上很早就起來，打聽她雇好馬沒有。我聽人說「沒有」，便走到園子裏去，看見她穿好了衣服站在窗旁，就連忙上樓去找她。她走來迎接我，顯得比昨天美麗多了。這時，我感情衝動了，大膽無賴地衝過去抱住她。「迷人的仙女呀！」我叫起來。「對不起，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！」

她非常敏捷地從我的懷抱裏掙脫出來，我甚至來不及吻她的面頰。——「如果你不願意失去你的幸福，就應該控制這種突如其來的愛情衝動。幸福就在你眼前，但你必須經過一些考驗才能得到它。」

「你要怎麼就怎麼，仙女！」我叫道，「但別使我絕望。」
她微笑着回答：「如果你要爲我服務，就聽我講條件吧！我到這兒來拜訪一個

女友，打算在她家裏住幾天，同時希望有人帶我的箱子乘馬車繼續往前走。你願意接受這任務嗎？你除了小心地帶着箱子上下馬車，當箱子放在車裏的時候，你坐在它旁邊，留神地照管它以外，不需要做什麼事。到了旅館裏，必須把箱子放到一間單獨的房間的桌上。你不可以在這房間裏居住和睡覺。每次都應該用這把鑰匙把房間鎖起來；這把鑰匙可以打開和鎖上任何一種的鎖，還能給予門上的鎖一種特殊的性能，就是在鎖好以後，誰都打不開它。」

我看了看她，心裏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。我答應，只要我有希望再看見她，只要她吻我一下，保證我的希望會實現，那我就願意做一切事。她吻了我，從那時起，我完全成了她的奴隸。接着她叫我去雇馬。我們商量了一下，我應該走什麼路，應該在什麼地方下榻等待她。最後，她把一包金錢放在我手裏，而我吻了她的手。告別的時候，她好像有點激動，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了。我雇好了馬回來，發現房間的門給人鎖上了，便立刻試了試萬能的鑰匙，果然靈驗。門開了，我發現屋裏是空的，只有小箱子還放在桌上；我先前曾把它放在那兒。

馬車開到大門前來，我小心地拿着小箱子下了樓，把箱子放在我的身邊。老板

娘問道：「小姐在哪兒？」

一個小孩回答說：「她進城去了。」

我向人們打了個招呼，坐着馬車，神氣活現地離去了；昨天我是穿着蓋滿灰塵的鞋子到這兒來的。諸位可以想像：我不慌不忙地把這樁事考慮了一陣，數了數錢，作出各種打算，同時老是斜視着那隻小箱子。我乘着車，筆直地朝前駛去，在許多站上都沒有下車休息，最後到了一個較大的城市——是她叫我到這兒來的。我謹慎地執行了她的吩咐，把小箱子放在一間單獨的屋裏，又照她的吩咐把幾枝沒有點燃的蠟燭放在箱子旁邊。我鎖上了房門，安排好了自己的房間，舒適地住在那兒。

起初，我忙着想念她，但很快就覺得無聊了。我不習慣獨自生活，不久便在酒館的桌旁和我喜歡去的其他公共場所，找到了一些伙伴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漸漸把錢揮霍掉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放縱地賭錢，結果把袋裏的錢全輸光。回到我的房間以後，我感到非常難過。我的樣子像個有錢的人，身上却一文不名。我預料欠旅館的賬一定很多，但不知道我的美人兒到底會不會來，什麼時候來。我的處境窘極了。我加倍地想念她，並且相信，沒有她和她的金錢，我就不能活了。

我吃了晚飯，但因為這次不得不獨自用飯，覺得飯一點都不好吃。接着，我激動地在屋裏踱來踱去，跟自己說話，詛咒自己，撲在地上，扯亂我的頭髮，表現得像個野人一樣。忽然，我聽見隔壁鎖着的房間裏有什麼輕微的響動。過了不久，有人敲了敲那鎖牢的門。我跳了起來，拿起萬能的鑰匙，可是雙扇門自動地開了，燭光下，我的美人兒向我走了出來。我撲倒在她的腳前，吻她的衣服和手；她扶起了我，我不敢擁抱她，甚至不敢看着她；可是我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過錯，表示很慚愧。「這是可以原諒的，」她說，「只可惜你把我倆的幸福耽擱了。我們再見面以前，你必須重新踏上旅途。這兒有更多的錢。只要你稍微節省些，錢是夠用的。酗酒和賭博使你這次陷入窘境，以後你要當心酒和女人。希望我們能夠快樂地再見！」

她跨過門檻，門關上了；我敲門懇求，但再也沒有聽見什麼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要眼單的時候，茶房笑了笑說：「現在我們明白你為什麼那麼巧妙神秘地鎖門，弄得任何鑰匙都打不開。我們還以為你在屋裏藏了很多財寶；但我們剛才看見你的寶貝從樓梯上走下來；這寶貝是值得好好保藏的。」

我沒有回答什麼，付了賬，拿着小箱子上了馬車。我又開始旅行，同時下定決

心，今後要聽從這神秘的女友的勸告。可是，到了一個大城市以後，我很快就認識了一些可愛的女人，怎麼都擺脫不了她們。她們似乎要我爲了贏得她們的歡心付出很大的代價；她們一方面老是跟我保持一定的距離，另一方面却要我做一連串的事。我因爲只想討好她們，又沒有顧到我的錢袋，只是隨意亂花錢。過了幾個星期，我發現錢袋和先前一樣飽滿，裏面的錢一點也沒有減少。我又驚奇又快樂。爲了進一步證實錢袋的這種可愛的特徵，我把錢數了一下，記下了詳細的數目。接着我又開始和先前一樣同我的伙伴們愉快地生活。我參加了許許多多陸上和水上旅行、舞會、歌唱會和別的娛樂活動。這時，我不需要密切地注意，就發現袋裏的錢確實少了，彷彿倒霉的數錢破壞了錢用不盡的好處。但我既然開始過奢侈的生活，一下回轉不過來，結果很快把錢花光了。我詛咒我的處境，罵我的女友不該這樣試探我，責備她不再露面，憤怒地表示要解除對她的一切義務，並且準備打開小箱子，在箱子裏找援助。雖然箱子不重，裏面不可能有金錢，但可能有珠寶，而我對珠寶是很歡迎的。我決定照我的意圖去做，我打算在夜間進行，爲的是能夠安靜地行事。於是我就趕去參加就要舉行的宴會。那兒又非常熱鬧，酒和喇叭使我們很激動。這時，發生了一件對我很不愉快的事。飯後吃點心的時候，我最寵愛的美女

老朋友從旅途上回來，突然走進屋子，坐在她旁邊，毫不猶豫地執行他過去所享受的權利。很快就產生了憤怒，爭吵和格鬥；我們拔出了劍，我受了重傷，半死不活地給人抬回去。

醫生包紮了我的傷口，離開了我。已經是深夜了，看護我的人睡着了。忽然隔壁房間的門開了，我的神秘的女友走了進來，坐在我的床旁。她問我的身體怎麼樣；我沒有回答，因為我又疲憊又苦惱。她繼續說話，表示對我很同情，還把一種藥膏塗在我的太陽穴上。我很快就覺得強壯多了。我有了勁，便發起脾氣來，把她罵了一頓。我激怒地說，我遭遇到不幸，完全要怪她，怪她在我心裏所引起的愛情、她的現和隱匿、我所感到的寂寞和思念的痛苦。我越來越激動，彷彿在發高燒似的。最後我向她發誓，要是她不願意成為我的，這次不肯屬於我，不肯跟我結合在一起，那我不願意活下去，而且我要她給我確定的答復。她遲遲不肯表示態度，於是我狂怒了，把傷口上雙層和三層的裏布撕下去，下決心要流血致死。可是我大吃一驚，因為我的傷口都合攏了，身上又光又滑，而她已經在我的懷抱裏了。

我們成了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對情人。我們互相道歉，但自己也不大知道為什麼要道歉。她答應跟我一起繼續旅行。我們很快就挨着坐在馬車上了，小箱子放在對

面第三個人的座位上。我從來沒有在她面前提到過小箱子。現在，它雖然放在我們的眼前，但我也沒有談起它。我們輪流照管它，好像默默地商量好了一樣。不過，我老是把它拿上車、拿下車，並且像從前一樣管鎖門的事。

錢袋裏還有錢的時候，一直由我付錢；錢用光了以後，我便告訴了她。

「那好辦，」她說，同時指了指裝置在馬車車壁上的兩隻小口袋。我先前已經注意到了，但沒有使用過它們。她把手伸進一隻口袋，拿出幾枚金幣，又從另一隻口袋裏拿出幾枚銀幣。就這樣，她向我表示我們以後可以任意揮霍。我們從一個城市旅行到另一個城市，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；我們倆一起遊玩，有時跟別人一塊歡樂。我沒有想到她可能再離開我，特別是因為她已經懷孕了，而我們的快樂和愛情也因此增加了。可是不幸得很，有一天早上，我找不到她了。沒有她，我留在那兒感到煩躁，便又帶着小箱子踏上了旅途。我試了試兩隻口袋靈不靈，發現它們一直沒有失效。

一路平安無事。我再也不去想我的奇遇，因為我預料這樁奇怪的事一定會有個很自然的結局。但這時却發生了一件使我感到驚奇、苦惱和恐懼的事。爲了遠離那個地方，我日以繼夜地旅行，所以時常在黑暗中趕路。燈偶爾熄滅，車裏就變得漆

黑。有一次，我在黑夜裏睡着了，醒了以後，看見車頂上有一道光線，我把這道光線觀察了一番，發現它是從小箱子裏射出來的。大概是因為夏天到了，天氣乾燥，箱子上有了一條裂縫。我又在轉珠寶的念頭了。我猜想箱子裏有紅寶石，並且想要加以證實。爲了使一隻眼睛正好接觸到那條裂縫，我盡可能把身子移到適當的位置上。可是，我大吃了一驚，因爲我看見一間燈火輝煌的、布置得富麗堂皇的屋子，彷彿我是從屋頂的洞口朝皇宮裏看似的。雖然我只看到屋子的一部分，但其餘的部分是可以推想得到的。壁爐裏好像升着火，壁爐旁邊放着一把靠椅。我屏住氣息繼續觀察。這時，有個女人手裏拿着一本書，從客廳的另一邊走來了。雖然她的身材很小，我立刻認出她是我的愛人。這位美人兒坐到壁爐旁的靠椅上打算看書，拿起非常小巧的火鉗把燃着的木柴整理好。我清楚地看見這位非常可愛的小人兒也懷了孕。我坐得不舒服，不得不把身子移動一下。接着，我立刻又朝箱子裏面看，想要證實我並沒有做夢，但這時亮光已經熄滅了，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。

諸位可以想像得到我多麼詫異，甚至害怕。這個發現使我左思右想，但究竟想不出什麼來。我終於睡着了，醒來時還以爲我做了一場夢，可是我覺得跟我的美人兒疏遠了些。我更小心地照管箱子，但同時不知道自己期待還是害怕她再以常人的

大小出現。

過了一些時候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的美人兒穿着一件白衣服真的出現了。因為屋裏正是半暗不明的，我覺得她比平時高了些。於是我想起來好像聽人說過，凡是屬於小妖精和侏儒這一類的鬼怪，在夜晚降臨時會顯著地變得高些。她像平時一樣撲在我的懷裏，可是我不能很快活地把她按在我的沉重的胸膛上。

「我親愛的，」她說，「我根據你對我的態度判斷，而且不幸得很，我已經知道了，你在我離去後的期間內看見了我；你知道了我在某些時候是什麼樣子；你我兩人的幸福終止了，甚至有完全毀滅的危險。我必須離開你，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和你再見。」

因為她在我跟前嬌滴滴地說話，我立刻就解除了對先前似乎在夢裏看見的那張面孔的任何顧慮。我熱烈地擁抱她，要她相信我愛她，強調說我沒有罪，請給她聽那個發現是偶然的，一句話，我費盡心機，使得她不但安靜了，還設法安慰我。

「你仔細檢查一下自己，」她說，「這個發現是不是損壞了你的愛情，你能不能忘記我是以兩種不同的形態跟你在一起的，我的身體的縮小會不會減弱你的愛。」

我看了看她；她比任何時候都美麗，於是心裏想道：我有個妻子，她間或變成侏儒，可以放在小箱子裏攜帶，這難道是個很大的不幸嗎？要是她變成巨人，把她的丈夫放在箱子裏，豈不更糟糕嗎？我又快樂起來了。我決不願意讓她走。

「心肝寶貝呀，」我回答說，「我們就像從前那樣在一塊生活吧。對我倆難道還有什麼更快樂的嗎！你怎樣方便就怎樣做吧，我向你保證以後更要留神地照管小箱子。我生平見到最可愛的小人兒，怎麼會給我一個壞印象呢？要是一個情人有這樣一個小像，他一定快樂極了！而那些畢竟只不過是個幻影，變變戲法罷了。你在試探我，開我的玩笑；可是你等着瞧我的表現吧。」

「這樁事比你所想像的嚴重，」美人兒說。「可是我很高興你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因為對我們倆說來，結局可能是很好的。我願意信任你，在我這方面盡一切努力。你只答應我，永遠不會因為發現了這樁事而懊悔。此外，我懇請你要倍加小心地避免酗酒和發脾氣。」

我答應了她的請求，我什麼都會答應的；她換了個話題，於是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了。我們用不着離開當時居住的地方，那是個大城市，我們的社交很廣，而且那正是郊遊和園遊的季節。

在這一切娛樂中，大家都很高興看見我的妻子，男人們和女人們都樂意接近她。她的討人喜歡的舉動，配合着高雅的風度，使得每個人都敬愛她。此外，她很會彈琴唱歌，在交誼晚會上常有人請她表演。

我必須承認，我素來不愛好音樂，音樂甚至會使我感到不舒服。我的美人兒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，所以我們兩個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，她從來不用彈琴唱歌的方式來博得我的歡心。可是，在交誼會上，她似乎要彌補這種損失，並且照例有很多人欣賞她。

我何必否認這點呢？我們最後一次的談話並沒有使我完全忘記那樁事，雖然我盡量想要忘記它。相反地，我的情緒起了很奇怪的變化，但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。有一天晚上，在一個大宴會上，我克制住的脾氣發作了，使我吃了很大的虧。現在，我仔細地想想，便知道在那不幸的發現以後，我對美人兒的感情冷淡了許多。我開始吃她的醋，在過去我從來沒有轉過這樣的念頭。晚上，我們倆隔一段距離斜對面地坐在餐桌旁。我坐在兩個女人當中，感到非常愜意。我早就覺得她們很可愛了。我們一面開玩笑和談情說愛，一面暢飲。這時在對面，兩個愛好音樂的人跟我的妻子攀談起來了，並且催促客人們獨唱和合唱。這使得我的情緒變壞了；

我覺得那兩個愛好音樂的人很討厭，歌唱使得我生氣了。當人們要求我獨唱的時候，我真的狂怒了，乾了杯，把杯子重重地放下丟。

在我旁邊嬌滴滴的女人們，使得我立刻又平靜下來，但怒火一旦燃起來，事情就糟糕啦。它繼續偷偷地燃着，雖然一切照理應該使我快樂和謙遜。相反地，當人們拿來一隻弦琴，我的美人兒伴着琴唱起歌來，博得大家的贊賞時，我更憤怒了。這時不幸有人要求大家都靜下來。他們甚至不允許我談天！歌聲使得我牙痛。一個極小的火花終於能使地雷爆炸，這難道奇怪嗎？

唱歌的人唱完了一支曲子，大家熱烈地鼓掌歡呼。她立刻向我這兒看了看，眼眶裏的確充滿了愛情。可惜她的目光鑽不進我的心。她看見我乾了一杯酒，接着又把酒杯倒滿，便搖了搖右手的食指，親切地警告我。

「你別忘了這是酒！」她輕輕地說，只讓我聽見。

「水是給水妖吃的！」我叫起來。

「小姐們，」她對我旁邊的女人說，「使出你們全部的魅力吧，免得杯裏的酒老是被喝光。」

「你不會屈從吧？」一個女人附着我的耳朵小聲說。

「那條傭要什麼？」我激動地揮着手叫起來，把酒杯撞倒了。

「這兒的損失可不小呀！」美人兒叫着說，撥了撥弦，彷彿要把眾人的注意力從這場糾紛上吸引到自己身上來。她真的成功了，特別是當她站了起來，繼續奏序曲的時候。她站起來好像只是因為這樣彈琴方便些。

我看見紅酒倒在枱布上，便醒悟過來。我明白我犯了個大錯誤，心裏感到很懊惱。我生平第一次被音樂感動了。在唱第一段的時候，她好像親切地跟眾人告別；這時大家還覺得他們是在一塊兒的。唱第二段時，大伙兒彷彿分散了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孤獨和隔離的，沒有人相信自己還在這兒。可是，我應該怎樣形容最後一段呢？它是爲我一個人唱的，歌聲流露出受了委屈的愛情。這愛情是跟暴躁和傲慢告別的。

我默默地帶她回家去，預料不會有什麼好結果。但回到我們的屋子以後，她立刻表現得親熱、嬌媚、甚至調皮，使我成了最幸福的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充滿信心地對她親熱地說：「在高尚的宴會上，你時常由於人們的要求而唱歌，比如昨天晚上，你唱了一支動人的告別歌。今天早上你爲我唱一支快樂動聽的歡聚歌吧，使得我們覺得好像剛剛才認識似的。」